

字

溪

集

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字溪集卷九

宋陽枋撰

雜著

辨惑

俗言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余謂三世仕宦子孫必
是奢侈享用之極衣不肯著布縷紬絹袖絮緼敝澣濯
補綻之服必要綺羅綾縠絞綃靡麗新鮮華粲絺繒繪
畫時樣奇巧珍貴殊異務以誇俗而勝人食不肯疏食

菜羹粗糲豆麥黍稷菲薄清淡必欲精鑿稻粱三蒸九折鮮白軟媚肉必要珍羞嘉旨膾炙蒸炮爽口快意水陸之品人為之巧鏤簋雕盤方丈羅列此所謂會著衣喫飯也殊不知極盛者極衰之證奢華者寥落之基豐腆者貧薄之由富庶者困苦之自蓋子孫不學而顓蒙窮奢極靡惟口體是供無德以將之其衰必矣 俗言某人甚了辦余謂了辦甚害事夫了辦而不惟上之人旨意私徇是從不害民不任己不任性不倚勢不作威

而了事辦事固是賢材實能常見今之所謂了辦只是
一切不顧不問是非不識道理以勢力驅迫刑威捶楚
暴虐殘忍取快目睫如此了辦是為鬼為蜮豺狼邪魔
之謂也上之人從而稱賞任用之終亦必亡而已矣

俗言某人甚圓余謂圓熟不如鯁介之人圓熟乃是無
是無非無可無否同流合污鄉原之徒此等阿媚容悅
竊富貴盜聲名無益於國家之盛衰存亡今所謂和鑼
槌者是也亦癢疣而已矣 俗言今時幼小童兒甚靈

例余謂今時風氣愈覺漓薄全無前輩敦龐淳厚氣象
小兒機巧滑稽變詐欺偽莫此為甚要其成就不過為
奇變小人之歸決無孝悌忠信之行父母愛之舉世稱
之惑亦甚哉 俗言今時某人是學者余謂學道通今
達古識義理識是非得聖賢之心法會物我之歸趨剛
方練歷惟天理是行雖不博覽古今該貫百家却是學
者蓋學者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生死富貴貧賤患難
不足以易其守者也若夫自恃強記淹該胷中稍稍過

人便揚揚自肆以為經庫書匱傲視一世輕忽慢罵開口嘵嘵誦數千萬言以驚駭誇耀中等以下之人此已失之本心務悅於外不足以為學矣世人又從而誇美稱譽之學而止此可哀也已 俗言某人迂闊古椎余謂迂闊古椎正是好處易稱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孟子言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孔子生於春秋未嘗不浮雲不義之富貴孟子生於戰國未嘗舍仁義以徇權謀孔孟豈不甚迂闊而太古椎哉人生斯世寧

使人稱迂闊不可使人說軟媚寧使人道古雖不可使人道利器何往而不得我心哉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

具晨夕與人言及所奏事所為事以告天人問之曰苟欺於心則覲於語其敢告上帝乎看來只是自謹自持是初學的事日日告天不幾於褻天只在面前作事是時天自知了 范文正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一日所為事相稱則鼾睡熟寢否則終夕不安明日必求所以稱之余謂一日奉養只以恭儉為本

不必計事稱不稱若做得十分好事飲食奉養元只儉約若無事可做則儉節亦無害 先正有作座右銘云

避色如避讎避風如避箭莫喫空心茶少餐中夜飯色與風如何避得只是自家謹審保守便得空心茶中夜飯當喫則喫不可為常 酒誡云少喫不濟事多喫濟

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却生事此只好與下材之人言中人以上便說不得 呂榮陽言伯祖行父題壁云但畏賢人之議論不顧小人之是非賢人議論自是當畏

小人是非亦豈全不顧得他亦有時說得是當天下事只管是我做教是合道理便好賢人小人外面說話康節先生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到處應無切齒人此近仙釋言語聖人治天下須有慶賞刑威若無一點皺眉的事有甚分曉此語是康節自說他自己初不以訓俗令人自體認之方好劉器之云有盛待制名濤者常有一語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常置身法度中不可受人指點猛看似好然女子當終身在法度中行

豈但室女為然恐人不察便道從人了可以舍法度則
大害理 本朝先正說喫得三斗醋方做得宰相蓋
言忍受得事然末節細故則自是當忍若事關大利害
如何用得包荒只是時下包涵不容淺露其實投機應
變間不容髮古人云皮裏春秋便是外面寬和而中則
別白不然是一個和鑼槌持祿保位伴食宰相何益於
人國哉 山谷先生言男女婚嫁緣渠墮地自有衣食
分際今人終日蹙眉為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

湛然何有不足之嘆耶余謂終日蹙眉固不是但人倫中君臣了便是父子若不盡倫何以為人父父子主恩為人父者當止於慈教之誨之養之鞠之長則為之擇配凡所謂恩與慈者亦無所不用其至只是不可悖理傷道貪黷貨財以愚子孫諺所謂不為兒孫作馬牛者是矣不是都管他也父母於兒女無恩慈却要兒女盡孝敬有是理乎山谷之語近佛老矣余讀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常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世家所

奪人皆以為善余謂田宅恁其得之自然何必居窮僻處子孫當遺之以孫謀義方賢則良田美宅亦自可保若不賢則窮僻瘠鹵亦不能一朝居豈能無為人所奪

乎 陳瑩中子姪勝柔常出瑩中詩示人云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謹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厚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言甚當理 康節言好善

詩云若求騏驥方乘馬只恐終身無馬騎甚切當便是

見善如不及的學力 寧可負人無人負我此曹操語也害多少事晉記麴粥說羅仇勒兵向西平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義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滎陽公呂原明云中年嘗書壁以自警寧人負我我不負人 呂正獻公常薦常夷甫夷甫後老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余謂明道此言極忠厚長者陳希夷先生有云得便宜處落便宜康節先生云落便

宜處是便宜余謂康節語不若希夷之寓誠然便宜字亦不必說 晁氏客語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與天

地齊畢天地未嘗老而人自老余謂人自老之言當理而當與天地齊畢則非也 性善先生歎乃孫服之華

楚乃引懷中短布衫示諸生曰吾法從儉約不敢自足常教他們等你地步到那富貴處享亦不妨今便如此是自滿也某謂若到自己合當得的富貴處亦須節儉不可享用太過 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夫身者家與

國之本古之君子所以愛其身者非私於己而忘斯世也身之安危關天下之休戚安其身者正所以安天下國家也天下之理亂有天焉有人焉孔孟之於天下固未嘗一日不切切焉不扶持人極而至於道之不行則必歸之於命蓋既盡其在我而莫如之何者天也聖賢於此不過仕止久速當其可以合乎道而已 見善明用心剛余謂惟明故能剛不剛本於不明 今時雖有用君子之名而無用君子之實苟用之只在用得着與

用不着耳晦翁論漢武若使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世上那有此差遣何道夫訓子文合下兩句云

禮三拜佛誦一卷經便差了又次言禁私慾止行利益事度性善言作利益事不是私慾莫如何富貴則業力滋侈貧賤則邪魂不干如此則便是乞丐人時則鬼不近也性善言女壯勿用取女只是言陰陽之理如此然今人取婦亦須是採擇方得余謂前賢有言人皆知擇婿而不知擇婦婿易見而婦難知女子處深閨之中

其性情果難察也只是不可倉卒須是訪問審詳盡其道至入門而不賢亦天也或云婦教初來須是隄防訓誨使不至於壯余謂女壯是其氣質稟得如此雖訓誨往往亦難變全菴云相其父母亦自見得性善云世蓋有父母賢而子女不肖的有父母不好而子女賢的也難執着 善父無賢子善姑無賢婦善師無賢弟善主無賢奴所謂善非美善也懦而已矣適足以長惡或亦有賢者其幸乎 義理之間即君子小人界限不爭多